

NAKAJIMA YUTSUSHI

山月记 中岛敦

ながじま あつし



〔目〕中岛敦 著 陆求实 译

山月记

[日]中岛敦 著

陆求实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9N06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月记 / (日) 中岛敦著; 陆求实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7
ISBN 978-7-5695-0773-7

I. ①山… II. ①中… ②陆…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②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8693 号

山月记

SHAN YUE JI

[日] 中岛敦 著 陆求实 译

出版人 刘东风
责任编辑 焦凌
特约编辑 陈希颖
装帧设计 山川制本 workshop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插 页 4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773-7
定 价 49.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译者序

试图摆脱个人的不安，却无法摆脱时代的不安

近年来，中岛敦在国内悄然热了起来。

中岛敦 1909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四谷区笹笥町。祖父抚山是位汉学者，开设过汉学私塾，并著有《演孔堂诗文》《性说疏义》等儒学著作。父亲田人则是旧制中学的汉文教师，除了在日本国内多地担任教师外，还先后在京城（现首尔）、大连等地的中学任教，中岛敦也跟随其辗转各地。伯父端（号斗南，即日后中岛敦小说《斗南先生》的原型）承继了祖父的汉学私塾，还与中国清代大儒罗振玉多有交往，他对中岛敦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家庭的熏陶，造就了中岛深厚的汉学修养，令他对许多古典汉籍烂熟于心，并为其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固的基石。浩瀚繁穰的汉典古籍更是成为他挖掘写作题材、借古话今的巨大宝库。除了汉学功底，中岛敦也十分熟悉欧美的古典主义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可谓博古晓今、贯通东西。

1933 年，中岛敦从东京大学国文学科毕业后进入东大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翌年因病退学，在私立横滨女子高等学校担任

国文及英语教师，1941年辞职。同年7月他进入南洋厅（日本于1922年起在南洋群岛设置的行政机关），以日本国语教科书编辑书记的身份被派往当时日本占领下的帕劳，后因不堪宿痾哮喘及当地的登革热于翌年3月归国，1942年12月4日死于哮喘病发。

中岛敦从中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却因缺少信心不敢投稿，自甘寂寞。1932年，东京大学在学期间，中岛敦曾在校友刊物上发表《有警察官的风景——一九二三年的速写》，描写在日本统治下朝鲜人的意识。但中岛敦正式以作家的姿态发表作品却是在1942年，经友人推荐，当年《文学界》杂志二月号刊载了他的《古谭》（含《山月记》《文字祸》两篇），受到文坛注目和好评，接着五月号又刊载了《光·风·梦》（原题《图西塔拉之死——五河庄日记抄》），此文一举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由此开启了中岛短暂的作家生涯，此后他又相继创作了《弟子》《悟净出世》《名人传》《李陵》《南岛谭》等。从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到逝世，其间不足一年，即使是在普遍如彗星般短命的日本近代作家群体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其为数不多的作品的完成度之高和思想之深刻仍不容忽视。

中岛敦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及由此引起的烦恼为主题（《斗南先生》《变色龙日记》《悟净出世》《山月记》等），二是对生存于专制权力之下的人的生存世相的刻画（《李陵》《弟子》等），还有则是描写英国作家史蒂文森晚年居留南太平洋岛国期间由对原住民的一般同情到投身反抗殖民运动的成长过程（《光·风·梦》）。《山月记》“翻案”自中国唐代传奇《人虎传》中人变虎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情节等与原作品大体相同。《人虎传》描写了皇室后代李微向往仕途、追求功名利禄，但同时孤傲清高，不甘与世俗为伍，后因纵火烧人，违背封建伦理道

德，而终沦为虎身。小说以志怪述异的形式侧面反映在封建社会中违背封建礼教终将受到惩罚，宣扬了因果报应的思想。而《山月记》经过中岛敦的“翻案”则更突出了人性这一主题，通过对普通知识分子李徵怀才不遇又不甘沉沦的矛盾心理的刻画，揭示他内心并存的强烈自尊心和巨大的羞耻心，这种矛盾最终使他承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丧失自我。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作品是模仿中国文学作品创作出来的，被称为“翻案文学”。“翻案文学”一方面极大丰富了日本文学，对其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同时客观上也践行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中岛敦创作的“翻案”小说多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除了以小说方式解读中国文化、诠释中国哲学，显示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外，他的作品更着重以中国古代人物为载体，探讨在历史冲突下人物的选择及其命运，探究人性的幽暗与自我的存在，追问人的存在意义，从而充满了现代特质。芥川龙之介曾说过：“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所谓历史小说，都不是以再现历史为目的……由于这个缘故，即使把历史事件写成小说，我对历史事件也没有多大的憧憬，我觉得比起发生在平安朝或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事来，今天日本发生的事更值得重视。”（《澄江堂杂记》）芥川这段话明确地表达出，他以历史题材写小说，不过是将历史事件寓意化，通过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这一点上讲，中岛敦的追求与芥川如出一辙。中村光夫就说过：“在芥川初期的短篇小说中，中岛和他的表现方法完全一样。”他以中国及西方的古代传说、历史、传记人物与事件为载体，成功地写出了人物内心的葛藤与撕扯，纠结与绝望，带着批判性地观照现世中遭到抑制的人性，留给读者一定的思考余地。正因为如此，《山月记》《李陵》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小说的正道之作”“日本近代小说中的一流作品”。

《弟子》《李陵》《名人传》等作品也都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中岛敦在利用这些素材时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使得作品中的人物都成为悲剧性的角色。例如《弟子》中的子路一生都在实践孔子的仁爱伦理理念，为了履行职责平息卫国政变而慷慨赴死；《李陵》中的李陵、苏武、司马迁，他们都被命运捉弄，或苦闷孤独，或贫穷忧愁，或生不如死……中岛敦将无奈受降的李陵、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和幽禁于北海一隅牧羊的苏武这三个悲剧性人物置于同一平面上，详尽地描写各自的心理活动，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绝对没有出现过，是中岛敦的原创。而这样的“翻案”和再创作体现了他的文学意图：不愿被看作是单纯的“讲故事”，而试图在作品中表现人的命运之可悲，环境对人的行为及思维的决定作用，突出“不安”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思想主题，折射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民众普遍拥有的不安与困惑彷徨心态。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不安意识”几乎贯穿了中岛敦的所有作品。可以说，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使命就是确立和定义自我。在学习和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表现手法以及主题思想的过程中，身处都市化飞速推进、消费社会逐渐形成、世界大战迫临而社会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瞄准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生活，展示当时的市民生活实态及其内心的不安与忧虑。中岛敦正是带着这种不安意识，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探索，而由于这样的探索，他的作品逼近了文学表现的核心——将人之主体性作为呈示对象，去发现人的内面——自我精神或主体性，并“试图发现对被称作自我意识的‘不安’的解毒剂”（本多秋五语）。

《光·风·梦》是一部以19世纪末的南洋为舞台，描述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金银岛》《化身博士》的作者）晚年生活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中岛参考了史蒂文森的书信等大量

文献，但在素材使用上则进行了自由的取舍。这部作品中故事主人公的手记与叙述者的旁白叙述交互推进，勾画了一个为萨摩亚原住民争取自由独立而战的白人作家的形象，并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岛敦自己的关注点。主人公史蒂文森对白人殖民者的批判，对原住民的同情，认为欧洲文明只是局部地域的文明，并不具备普遍价值，因此用欧洲文明的标准无法正确认识原住民，不应将这种标准强加给原住民的观点，显然激起了中岛敦的共鸣。中岛敦居留帕劳时期，也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向太平洋地区挺进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中岛敦借由史蒂文森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对日本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批判，对日本殖民者的优越感发出了质疑。根据有关资料，中岛敦在南洋期间的书信和日记中就表达了对日本殖民政策的不满和对原住民的深切同情，这与他在《光·风·梦》这部作品中所流露的思想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光·风·梦》中的史蒂文森是个天才而病弱的文人，作者通过他着意表达一种无常、易碎的人生情结。由于中岛敦与史蒂文森具有相似的命运，他其实是以惺惺相惜的心态来写作的，他将史蒂文森当作了自我刻画的影像，“除了选中这条唯一的人生道路，将自己病弱的躯体和势必短暂的生命赌上去，自己不会再有其他拯救之途”。他在这部作品中倾诉了人生的种种诱惑，倾诉朝不保夕的生命感受：“在被死神那冰凉的手捉住之前，自己能够编织出多少美丽的‘想象和语言织成的锦帛’？”这既是史蒂文森的自我诘问，也是中岛敦对个人命运的追问。

对中岛敦的再认识始于战后《中岛敦全集》（1948年）的出版，在此之前日本文坛对他少有论及。由于他的多数作品完成时期不详，因而借由各作品的时间顺序及关联来对其作品的主题形成、作家思

想的发展等进行分析研究比较困难。但从中岛敦存世不多的作品中，还是可以读出作者悲观的人生态度：在命运的恶意面前，个人的努力永远是徒劳的。他试图摆脱个人的不安，却始终摆脱不了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其作品流露出来的绝望与悲哀即使在今天仍然能够触动现代人的心。当然，他为了追求自我生存价值、摆脱命运而做出的尝试和抵抗，更是其作品永恒价值所在。

目 录

山月记	1
李陵	11
弟子	53
名人传	87
悟净出世	97
悟净叹异	125
鬼魅附身	143
木乃伊	151
文字祸	159
光·风·梦	171

山月记

陇西人李微博学多才，天宝¹末年，年纪轻轻便金榜挂名，随后又被任命为江南尉。可是他秉性狷介，自视甚高，不甘心做一介小吏，没多久就辞去官职，回到老家虢略²赋闲，断绝了一切交往，只沉迷于炼字裁诗，因为他不想一辈子做个下吏，在庸懦无能的上官面前卑躬屈膝，更愿意做个诗人以期身后留名百世。然而，以文扬名谈何容易，眼看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拮据，李微渐渐发躁起来。自此状貌日见峻刻，最后竟形销骨立，身瘦如柴，只剩两颗眼珠子炯炯发光，当初进士登第时丰颊美少年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数年后，因实在贫穷难挨，为了妻儿衣食，只得再度复出往东边屈身谋职，当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其实另一方面，他这样做也是因为对自己倚诗为活计的志业大半

1 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自742年正月起到756年7月止，前后计15年。

2 虢略：在今河南省西部。

绝望了的缘故。从前的同辈早已晋升高位，他不得不听命于从前被自己视为蠢物、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这些上官的支使，不难想象，昔时才俊李微的自尊心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他怏怏不乐，狂悖的天性越来越难以遏抑。一年后因公出差夜宿汝水¹河畔时，李微终于发狂了。那天夜半三更，他突然面色遽变，从床上爬起身大喊大叫，也不知道在叫喊什么，跳下床冲进夜幕中后，便再也没有归来。官府出动人手搜遍附近的山野，却毫无影迹，没有人知道李微此后所踪。

第二年，出身陈郡的监察御史袁修奉命出使岭南，中途在商於²歇宿。次日凌晨天色未明，一行人准备启程上路，驿吏劝说道：“此去不远，路上常有吃人的老虎出没，过路人只敢在白天走这条路。这会儿天还未亮，不如等一等再出发上路更加安全。”但袁修倚仗随行者人多势众，没有理会驿吏的劝阻，坚持启程。一行人借着残月的微光走过树林中一片草地时，果然从草丛中蹿出一只猛虎，朝着袁修扑将过来，眼看就要扑上时却忽然一转身，没入草丛中。随后，从草丛中传出人声轻语：“好险！”喃喃不止。袁修只觉得声音煞是耳熟，惊恐之中他猛然想起，情不自禁叫了起来：“听这声音，莫不是我的朋友李微吗？”袁修和李微同年考中进士，李微的朋友很少，袁修算得上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了，这或许是因为袁修性情温和，和性格峭厉的李微不容易发生冲突的缘故。

草丛中沉默半晌，没有应答，只不时传出低低的饮泣声。隔了一会儿，才有声音轻轻答道：“没错，我正是陇西李微。”

袁修忘记了恐惧，下马趋近草丛，亲切地同李微叙起阔别之情来。他问李微为什么不走出草丛？草丛中李微的声音回答说：“我现在乃

1 汝水：即今河南的汝河。

2 商於：位于今陕西省商洛境内。

异类之身，怎能恬不知耻地以这种不堪入目的模样出现在老友面前呢？再说，我若现身，一定会使你心生畏避之情。不过，今日出乎意料得以遇见老友，真叫我眷恋，也顾不得什么愧赧了。请你不要厌嫌我这副丑恶的皮囊，就和这个你从前的朋友李徵叙叙话吧，哪怕一会儿也好啊。”

事后回想真有些不可思议，袁修当时竟极其自然地接受了这无法解释的怪异现实，丝毫不以为怪。他当下命令队列停止前进，自己站立在草丛边，和那看不见的声音叙话起来。所叙无非是京城的消息、老友的遭际、袁修的宦途世路以及李徵对他的祝贺。两个青年时代的亲密好友毫无拘束地叙谈了种种之后，袁修问及李徵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草丛中的声音缓缓叙述道：

“距今大约一年以前，我公出夜宿汝水河畔。当晚睡下之后，忽然被惊醒，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应声出门，黑暗中那个声音不停地在呼唤我，不知不觉地，我循着声音追了上去，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稀里糊涂地跑进了山林，而且不知何时起我竟用左右两只手刨着地面狂奔起来，只感觉浑身好像力大无穷，能轻快地腾起跃过岩石。待我回过神来，发现双手和臂肘都长出了毛发。天色渐渐发亮后，我来到溪涧边看到倒映在水中的身影，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虎。起初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又想，这一定是在做梦，就像曾经做过的梦一样，我知道那些只不过是梦。等醒悟到这确实不是梦时，我茫然了，随即是恐惧，深深的恐惧，世上竟然如此荒唐的事情都会发生，实在叫人害怕。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出。老老实实地接受莫名其妙强加于身的现实，不问情由地生存下去，这不是我们作为生物的命运吗？我真想立刻去死，但就在那时，我看到一只兔子从眼前跑过，刹那间，我身体内的人性消失了，等到身体内的

人性重又苏醒时，我的嘴上沾满了兔子的鲜血，四下里散落着兔毛。这是我作为老虎的第一次杀生经历。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干了些什么行径，实在无颜对你说起，不过每日之中我总有几小时会人性苏醒，其时便和从前一样，会说人语、会思考复杂的事情、还能背诵经书的章句。当我以人的心性检视自己变成老虎后的残虐行为、回溯自己命运的时候，那便是我最悲哀、最惶恐、最悲愤的时刻。然而，每日人性苏醒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了。之前我一直疑惑不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虎？可是近来忽然发觉，我的疑惑变成了为什么我以前居然是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再过一阵子，当彻底惯熟了变成野兽之后，我身体内仅存的人性恐怕就将完全埋没消失掉了，就像古老宫殿的基石慢慢被砂土埋没一样。最终，我将彻底忘记自己的过去，成为一只真正的虎，整日狂暴地出没于山林，即使像今天这样和你不期而遇，也不会认你是老友，仍然会将你撕碎了吃掉而丝毫没有愧疚之感。我究竟是兽？还是人？又或者根本就是别的其他物种？一开始我很在意这件事，但渐渐便释怀了，大概是认定了自己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副模样吧。算了，这种事情根本无所谓，或许，我身体内的人性彻底消失对于我反而是一种幸福。可是，我身体内的人性却对此感到无比的恐惧，啊，作为一个人的记忆彻底消失，这是何其恐怖、悲哀、痛苦啊！我的心情没人能懂，没人能理解，除非他也变成我。对了，趁我今日短暂的人性还没有彻底消失之前，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袁惨一行屏住呼吸，凝神倾听着草丛中那声音讲述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声音仍在继续：

“不是别的。我原先想当一名诗人，以诗扬名的，不想志业未成，却遭遇了这般命运。我之前曾作诗数百首，从未公诸世间，诗稿都不知遗落何处了，所幸其中数十首至今尚能记诵，能不能替我记录下来？”

我并不是想借此成就诗人之名，也不敢说巧拙如何，但我这辈子一心执着于它，正是这些东西害我毁家败业、令我发狂，如果不能将它的哪怕一小部分流传给后世，我是死不瞑目啊！”

袁惨命令部下执笔，依照草丛中的声音逐字逐句记下。李徵的声音朗朗流响于草丛间。长短约三十首，诗作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一听便能领略作者的非凡才华。袁惨一面感叹，一面出神地想，作者的才华无疑可以跻身第一流之列，但是，这些诗作若想成为第一流的作品，则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而这欠缺之味却是十分微妙的东西。

吟完旧作，李徵的声调突然一变，自嘲地说道：

“说来教人羞愧，即使我现在已变成这副丑恶模样，我仍然梦见自己的诗集被长安风流人士置于案几之上。我是横卧在山洞中做这样的梦的，你嗤笑我吧，嗤笑我这当不成诗人反而变作老虎的可怜废物吧。”

袁惨想起青年李徵便有自嘲的习惯，伤感地听他说着。

“这样吧，我再即兴吟诗一首博你一笑，也抒发一下此时此刻的感怀，好证明之前的李徵仍存身在这副恶虎的皮囊之中。”

袁惨再命部下记下，诗是这样的：

偶因狂疾成殊类，灾患相仍不可逃。
今日爪牙谁敢敌，当时声迹共相高；
我为异物蓬茅下，君已乘轺气势豪。
此夕溪山对明月，不成长啸但成噪。

此时，残月冷光，满地白露，寒风穿过林间，提醒着拂晓将近。一行人早已忘记了事情诡异，情不自禁为这位诗人的薄命而叹息。

李微的声音还在继续：“我说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遭此命运，可细细思量，也并非完全想象不出来。当我还是人的时候，我竭力避免与人交往，别人都认为我倨傲、自以为是，但人们并不知道那其实是一种自惭心理在作怪。当然，曾经是乡里才子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自尊心，但那只能说是怯懦的自尊心。我想成就诗名，却不肯拜师学习，又不愿与诗友切磋琢磨；同时，我洁身自好，不愿与俗物为伍，这些都是我怯懦的自尊心和自以为是的自惭心理使然。我一方面害怕自己不是珠玉，所以不敢刻苦琢磨；另一方面，又半信半疑觉得自己终可成珠玉，所以不屑与碌碌无为的瓦器为伍。我渐渐脱离世事，疏远他人，结果愤懑和怨恼愈加助长了原本内心怯懦的自尊心。世间人人都是驯兽师，而这猛兽则是每个人各自的性情，就我而言，猛兽就是我自己自以为是的自惭心理，它便是潜藏在我身体内的恶虎。我的自惭心既毁了自己，又苦了妻儿，也伤害了朋友，最终我的形相就变成了这样，这是最配得上我内心的形相。如今回想起来，我白白抛费了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才华。虽然口头上卖弄着‘万事不谓人生嫌长，欲为一事人生苦短’之类警句，其实揭穿开来说的话，完全就是我害怕暴露自己才能不足的卑怯心理和不愿刻苦用功的懒惰心。而比我更加才疏学浅之辈中，通过专心一志的勤苦琢磨，登堂入室成为诗人的大有人在。变成一只恶虎后，我才慢慢想明白了，但想到此，我后悔莫及，心中像刀割一样痛苦。现在我已无法像人一样生活，即使我在脑海里构思出再优美的诗，又有什么办法发表呢？况且我的大脑已经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像只虎。想到那虚掷了的过去，我心中便难以自己。每当此时，我就爬上对面山顶的岩石，向着空谷咆哮，恨不能找个人倾诉这五内俱焚般的痛苦。昨晚，我又在那里对着皓月咆哮，希望有谁能理解我的悲痛。可是百兽听到我的咆哮，只会害怕、屈服；而群